



位于宜秀区螺山村的“老穿枋”。 全媒体记者 何飞 摄

1943年3月,根据中共皖江区委、中共沿江地委和新四军沿江支队的决定,新四军多部由大别山等地出发,先后到达花山(今属宜秀区杨桥镇)一带,开辟了花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共桐怀潜县委也迁至花山。1945年8月,根据沿江地委和新四军沿江支队的指示,新四军部队北上,中共桐怀潜县委撤出。

在这近两年半的时间内,花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创立了桐怀边区抗日民主政府,组建了边区政府税务局和船业工会,完成了打通新四军七师与五师交通联系的战略任务,牵制了日军进犯七师师部所在无为根据地的兵力,击退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多次清剿、扫荡与进犯,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及其帮凶。

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至今还在当地群众中口口相传。今天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发生于整整81年前——1944年,酷热的7月。

旧闻:

断后将螺山遇重围 智船工穿枋救危情

那一刻,张伟群却感觉到了——冷——那是枪口抵住下颌时金属带来的冷感,或者也有些死亡独有的寒意。汗水沿着张伟群的太阳穴滑落,滴在“老穿枋”潮湿的地面上——这座螺山村王家的穿枋祖屋,是船业工会的根,也

是花山根据地跳动的心脏。屋外,日伪军皮靴踏在临水石板路上的沉重声响、粗暴的日语呵斥,如同死神的鼓点,越来越近。

“是时候了……”事实上,选择断后时,他就已经做好了准备。环顾这熟悉的厅堂,他曾在此起草传单、与船工们商讨航线、见证无数次决定根据地命运的会议。此刻,它却成了无处可逃的囚笼。

“好在,同志们已经安全撤退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桐怀潜县委宣传部长,他经已做了决定:绝不能落入敌手!绝不能!

此刻,这绝望的脚步声就在门外!他深吸一口气带着水腥气和芦苇清香的空气,带着最后的决绝,指尖凝聚起全身的力气,压向那冰冷的扳机……千钧一发之际——

“好你个懒骨头!水缸见底了,还窝在屋里挺尸?!”一声炸雷般的怒吼,如同惊涛拍岸!是王传圣——船业工会副主任,“老穿枋”的房主。

张伟群循声望去。只见王传圣精壮的身影如同从水里钻出来一般,已然闯进临水的院门。他肩上压着沉甸甸的扁担,两头水桶晃悠着,脸上混杂着汗水、水珠和一种刻意装出来的冲天怒火。

“看什么看!还不快挑水去!等着蚂蚁钻你脚底板呢?!”

话音未落,王传圣已如一阵裹挟着

水汽的旋风冲到张伟群面前。动作看似粗鲁莽撞,实则精准无比!他不由分说地将扁担和空桶狠狠塞进张伟群僵直的手里,同时肩膀和手臂爆发出惊人的力量,猛地一撞一推!

张伟群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不断推动他,身不由己地踉跄着跌出门槛,跌入院外茂密、潮湿的高草窠中。

几乎就在张伟群身影消失的一刹那,几双钉着铁钉的厚重皮靴带着浓重的血腥气和潮湿的泥土,踏过了老穿枋那早已磨损、紧邻水边的门槛。“刚才是什么人?”带路的汉奸眼见有人影消失,拉住王传圣问道。

“家里侄子哦!懒得很,打一顿才知道干活。”王传圣的脸上依然堆满方才演出来的怒色。

“到房子里搜一搜!”刺耳的日语命令声在空旷的“老穿枋”厅堂里回荡。

草丛中的张伟群,此刻正屏住呼吸,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在燃烧:绝不能被他们发现!绝不能连累传圣和“老穿枋”!螺山的秘密、船队的命脉、水路的咽喉,都在这里!

终于,那令人心悸的皮靴声带着几声气急败坏的咒骂,渐渐远去,消失在重新响起的、单调的汽艇引擎声中。

张伟群紧绷如弓弦的身体猛地一松。蒿草窠一阵剧烈的晃动,王传圣那张沾满泥水汗水、却写满坚毅的脸探了进来,声音压得极低,带着水汽的急促:“张部长!鬼子被水绕晕了,看起来是撤了,我再去探探!保险起见,你再多忍一会儿!”

片刻之后,蒿草再次被大力分开,王传圣喘着粗气,左右肩膀各扛着一条他再熟悉不过的——自家那两条厚重的木头长凳!他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并排安置在一块相对平整的地上:“快!坐上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呢!”

张伟群挪到板凳上,劫后余生的虚脱感汹涌袭来。

暮色四合,湖风带来凉意。王传圣的声音又一次传来:“张部长,这里离主水道太近,鬼子汽艇随时可能回来,还是不

能待了!我送你走,去练潭,水路我熟。”紧张的空气中,压抑着的喘息、木桨轻拨水声和远处敌艇引擎的轰鸣交织。不知在岛屿水道穿梭多久,东方透出鱼肚白,湖面染上青灰。小船悄然滑入通向练潭的静谧河汊……

寻踪:

王思德忆叙述当年老穿枋存迹盼保护

这个故事的梗概,来自家住宜秀区杨桥镇螺山村黄埂组的今年72岁王思德。当然,为了提升故事的可读性,旧闻部分做了一些细节的丰富。

故事中的王传圣,正是王思德的小叔。

王思德现在的住所,就在“老穿枋”隔壁。是的,曾见证花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里烽火岁月的“老穿枋”,如今还在——至少主体部分还在。现存建筑共三进九开间,覆盖小青瓦,墙体为土坯,内部设有小天井,面积近200平方米。老屋虽然已长期无人居住,且内外土坯墙和门窗等有多处损坏,但其内部的穿枋式(在进深方向上穿透柱身)木结构却基本保存完好。

“听老一辈讲,当时建房所用的木材都是花大价钱从江西运来的,品质非常好,所以老屋才能这么坚固。”王思德还道出了“老穿枋”成为抗日根据地秘密据点的原因:“以前我们这边丰水季节的时候,四周都是水,像一个岛一样,只有坐船才能过来,算是比较安全和隐蔽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我小叔叔王传圣又非常拥护共产党、支持抗日救国,又有这么大一个房子,就非常适合了。”

“有专家来考察后跟我们讲,这座房子是目前发现的安庆市区唯一尚存的新四军与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活动旧址,很有纪念意义。”采访的最后,王思德还提出了一个愿望:“我希望能把它挂牌保护起来,让后人看到它就想起那段历史。”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陈祥



送清凉

7月16日,高温酷暑。宿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辅警在105国道巡逻时对过境长途大货车开展高温天气安全提示和便民服务。向驾驶人赠送印有交通安全提示的小团扇和贴有“高温天气 注意防暑 切勿疲劳驾驶”宣传字样的矿泉水,做好防暑降温,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通讯员 李政平 摄

一张报纸解锁“两弹元勋”的青春副本之四

此前我们已梳理过邓稼先参与的三次签名活动:1947年2月在《响应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上署名,1947年11月联名发表《为学生罢课抗议非法逮捕保障人权事告社会人士书》,1948年6月参与《北平各大学教师四三七人为反对美国扶日致司徒大使书》的签名。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他在1948年7月参与的又一重要行动——在7月2日《大公报》(上海版)刊登的《中国文化工商界三九〇人纠正美国驻日政治顾问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上签名。

1948年6月,全国范围内“反美扶日”的抗议浪潮正酣,国民党政府却为谄媚美国,极力为其辩护,甚至宣称要禁止一切反美扶日的宣传与行动。6月15日,美国驻日政治顾问发言人发表谈话,不仅指责反美扶日抗议声明中存在“与

事实不符”的内容,更变本加厉地为美国扶日政策张目。

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瞬间激起全国爱国人士的更大愤慨。北平、天津、南京、昆明、西安、广州、武汉等地的学生相继罢课游行,上海及各地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投身这场运动。

1948年7月2日,《大公报》(上海版)全文刊载了《中国文化工商界三九〇人纠正美国驻日政治顾问的声明》。在15排签名栏中,邓稼先的名字与刘佛年、叶保源等并列于倒数第四排,清晰可辨。

《声明》以铁证撕开了美国“公正占领”的虚伪面具,直指美国对日管制的“独断专行”;波茨坦宣言明确要求肃清日本军国主义,美军却对解除武装、解散财阀等指令“视若无睹”,甚至限制盟国代表与记者进入日本,将“占领”变成了

赤裸裸的“独霸”。

文中列举的一连串事实触目惊心:八幡制铁、中岛飞机等军需工业被剔除赔偿名单,斯洛克、德莱勃等美国官员的报告书竟主张取消更多兵工厂赔偿;日本五年经济计划更企图将重工业生产提升至“九一八”前后的130%以上。“难道维持日人生活,需要比侵华时期更多的工业?”这声质问,狠狠刺破了美国“发展民生经济”的谎言。

《声明》还揭露了美军在日本扩张军事基地的真相:青森机场扩建至950尺,军港改良工程持续推进,美国将领甚至公然宣称“日本将为美国潜在盟友”。与此同时,日本“特别常备警察部队”的训练,甲级战犯审理的拖延,都让人嗅到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这让人想起一战后德国参谋本部借警察保

存军力的旧事!”

这份声明不仅是对美国政策的严正抗议,更是对世界和平的深切呼吁。它警示世人:美国扶日政策正在“为新的战争埋下火种”,中国人民绝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凡曾受日本侵略各国的民众,必将与我们携手”,这句预言后来被历史有力印证——反美扶日运动迅速成为跨越国界的正义呼声。

七十余年后回望,邓稼先在1947年2月至1948年7月间参与的四次签名活动,既包含反对国民党反动政策的内容,也涵盖反美扶日的诉求。那一张张印着邓稼先名字的旧报纸,不仅是他爱国精神的生动见证,更是记录他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珍贵史料。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湛峰

一周文化热点

素人创作者走红说明什么?

河南农民工刘诗利在工地间隙痴迷李商隐的诗句而登上《人民日报》;另一位在劳务市场挥汗如雨的大叔,以一篇《我的母亲》让千万网友泪目。他们的走红看似偶然,却共同撕开了流量时代的精致幕布,让粗砺生活中未被磨灭的精神追求喷薄而出。

刘诗利在钢筋水泥间诵读李商隐《送母回乡》——“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与母亲病逝却无力救治的千古之痛共振;安大叔笔下母亲“天不亮就起,摸着黑才歇”的辛劳,让无数人看到自己母亲的影子。这些文字毫无修辞技巧,却因“生命原浆般的真实”击穿人心。当算法堆砌的“伪诗意”充斥网络,劳动者的真诚书写反而成了稀缺品——它证明:精神的丰饶从不因身份打折,情感的重量亦不因学历减损。

在部分年轻人深陷意义迷茫时,刘诗利“脚踩泥沔仰望星空”的清澈眼神,安大叔面对苦难时的坦然——“等扛不动水泥,就回村里挨着那堆土躺下”,提供了一种“生命韧性的样本”。他们无意

全媒体记者 付玉

文化传真

市级文保吴家堂轩修缮完成

本报讯 日前,位于望江县高士镇花园村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吴家堂轩修缮工程通过验收,标志着该工程顺利完工。

吴家堂轩始建于清乾隆18年,建成于清乾隆22年,距今已有260余年历史,2012年被公布为安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正在申报省级文保单位。

历史上的吴家堂轩整体建筑规模宏大,包括正厅和厢房两部分。全部大小房屋近百间,上有楼阁相连,下有巷道相通,建筑环抱成一个整体……吴家堂轩除了作为吴氏子孙的活动场所,还曾作为当地的大礼堂、学校、粮站等,历经风雨沧桑。

记者看到,经过修缮的吴家堂轩,整体建筑焕然一新。完全独立的吴氏祖堂宽敞明亮,气势

非凡,地面多用四方青石铺成,上下雕梁画栋,朱漆彩绘,木雕、石雕及砖雕图案流畅生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祖堂曾是吴氏子孙开展婚丧喜庆等活动的场所,每年腊月二十四的酬年、小伙子娶亲拜堂、老人去世祭奠等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时代不同,风俗依旧,代代相传,显示一种执着的传统精神。”吴氏后人、村民组组长吴道德说。

花园村党总支部书记吴根德介绍,此次修缮工程由望江县文旅体部门筹集15万元资金进行修缮,工程为期3个月,修缮工程保留建筑原有风格,将为后续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保障。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黄佩佩)

唱响文化传承新乐章

本报讯 近日,桐城歌国家级传承人查月华走进大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非遗小课堂”,为当地群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桐城歌教学活动,吸引了众多民歌爱好者前来参与。

活动伊始,查月华老师向大家详细介绍了桐城歌的悠久历史。桐城歌起源于唐代,盛行于明代中叶以前,曾“乡俚传诵,妇孺皆知”,是安徽省的一种传统民歌形式,在2008年6月7日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查老师生动的讲述,让大家对这一古老艺术形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激发了大家学习的热情。

在教学环节,查月华老师亲自示范,一句一句耐心教唱经典曲目。婉转的曲调,质朴的歌词,都展现出桐城歌独特的艺术魅力。现场群众全神贯注,认真跟

唱,不少人还拿出手机记录下这宝贵的学习瞬间。遇到发音和节奏较难把握的地方,查老师会反复示范,并走到群众中间,一对一指导纠正。

参加此次活动的青年高兴地说:“早就喜欢桐城歌,但一直没机会系统学习,这次查老师来教,真是太好了!跟着老师学,感觉一下子就找到了门道。”大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工作人员表示,此次开展桐城歌教学活动,旨在传承和弘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后,大关镇还将继续组织类似的文化活动,让更多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群众生活,让古老的非遗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通讯员 方丽娟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反邪宣传“聚合力” 筑牢群众“安全墙”

本报讯 为切实增强辖区居民自觉抵御邪教侵蚀的能力,营造积极向上、健康和谐的村居环境,连日来,望江县华阳镇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反邪教宣传。

该镇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传单(布袋)、设置咨询台等形式广泛宣传反邪教工作,结合防溺水、交通安全宣传等工作,同步做好反邪教法治宣传;利用村级宣传栏、宣传橱窗等张贴反邪教宣

传海报、反邪教警示案例,进行阵地宣传,形成全覆盖宣传格局,让群众在耳濡目染中提升识邪防邪的能力。同时,充分发挥网格员、法律明白人、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作用,通过入户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围绕邪教的本质、特征和危害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群众普及反邪教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反邪教信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通讯员 李杨)